

歷史與空間

◆張桂輝

鄭成功與「國姓井」

井為何物，盡人皆知。井也有姓，知者不多。鄭成功當年屯兵東南沿海時，為解決將士們飲水困難而開挖的水井，後人飲水思源，稱其為「國姓井」，意指「國姓爺」開挖的井。閩南一帶，但凡鄭成功軍隊重要駐地，便有「國姓井」。單是廈門島，就有鼓浪嶼上「國姓井」、延平公園內「國姓井」、廈大映雪樓後「國姓井」、高崎村中「國姓井」等。其中，除了少數還在正常使用外，多數已成為與鄭成功有關聯的歷史遺蹟。

「國姓井」，一邊繫着鄭家軍，一邊連着老百姓。今年是鄭成功逝世360周年。六個甲子過去了，鄭成功依然活在炎黃子孫的心中。那日，我懷着對鄭成功的尊崇之情，特意走近位於集美街道江社區尚南路1號歸來園南側20米開外的那口「國姓井」，懷想、追思鄭成功。當我來到歸來園大院前，向門衛說明來意後，一位中年人指了指左前方說：「就在那邊的路下方。」我照其示意，穿過一座小花園，在尚忠路口旁，一個方形水泥井台赫然入目。井的一側，立着一方「文物保護」的石碑。抵近觀察，發現邊長約90厘米、高約60厘米的井台四周，都有「國姓井」三個魏碑浮雕。因為不再使用了，井口加鎖鐵欄蓋，一棵從井壁上生長的小葉榕，俏皮地探出「頭」來，似在訴說它與鄭成功有關聯的故事。

鄭成功（1624—1662）是福建泉州南安人，祖籍河南固始。明末清初軍事家，抗清名將，民族英雄。因蒙隆武帝賜明朝國姓「朱」，賜名成功，並封忠孝伯，世稱「鄭賜姓」、「鄭國姓」、「國姓爺」，又蒙永曆帝封延平王，稱「鄭延平」。鄭成功治軍嚴明，且經常親身督戰，身先士卒，視死如歸。永曆七年（1653），清軍圍攻福建歷史上四大商港之一、位於今龍海市海澄鎮西南九龍江下游江海匯合處的海澄鎮。鄭成功為鼓舞將士，從廈門親臨海澄，登上炮台督戰。清兵炮火齊發，部將合力將鄭成功拉下炮台。鄭成功剛剛離開，清軍的炮彈正好落在鄭成功的座位上，「空座」旋即被擊得支離破碎……

廈門，是鄭成功歷史活動的重要舞台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是在廈門度過的。順治二年

（1645），清軍攻入江南；之後不久，鄭成功率領父親舊部，在中國東南沿海抗清，成為南明後期主要軍事力量之一，一度由海路突襲、包圍清江甯府（原明朝南京），終遭清軍擊退，憑藉海戰優勢，固守泉州府的海島廈門、金門。順治三年（1646）秋，清兵進攻福建，隆武帝被生擒，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，掌握隆武朝廷軍權，在漢奸洪承疇的勾引下，率兵投降了清朝。鄭成功反對父親降清，率領部下先在廣東南沃島起兵，繼而挺進廈門鼓浪嶼，順治七年（1650）佔領廈門、金門兩島。之後與清軍展開不斷的戰鬥，逐步收復了福建漳州、泉州地區，並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，南至廣東潮惠的東南沿海地區。

1659年夏，鄭成功率水師10餘萬北上，經舟山溯長江，連克瓜州、鎮江等城。7月圍攻南京，誤中清江南總督郎廷佐的強兵計，折兵回廈門。翌年，清軍分三路進攻廈門，被鄭成功擊退。鄭成功在堅持抗清的同時，又與佔我國領土台灣的荷蘭殖民者展開長期的鬥爭。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率軍橫渡台灣海峽，翌年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灣大員（今台灣台南市境內）的駐軍，收復台灣。1661年4月，鄭成功率領兩萬餘名將士跨過海峽，經過8個月英勇戰鬥，於1662年2月1日收復了被荷蘭殖民者佔佔達38年之久的中國領土台灣。天妒英才。鄭成功收復台灣5個月後，因操勞成疾，不幸逝世，時年38歲。

時至今日，在閩南和台灣，還流傳着歌頌鄭成功的故事與傳說：明朝永曆九年，鄭成功偕同夫人董氏從廈門鼓浪嶼回到故鄉石井。一天早上，鄭成功登上泉州南安麓石山，站在「筆架凌空」石旁，眺望五馬江景色。忽然，石井鎮裏傳來一陣鬧哄哄的聲音。原來，故鄉大旱，田地龜裂，莊稼枯黃，滴水如油，鄉親們靠着牛嶺山麓那口小小的石井，從早到晚輪流提水。是時，數千鄭家軍在此駐紮，飲水、燒飯成了一大難題。心急如焚而又無計可施的甘輝提督和叔父鴻達，想要撤離石井，另擇操練場地。鄭成功得知後，語氣堅定地活動：「石井素有『海都』之稱，乃是屯師練兵之勝地，千萬撤不得！」當鄭成功連忙和董



◆廈門集美的「國姓井」。 作者供图

夫人來到大祠堂後，只見甘輝和鴻達被鄉親們團團圍住，面前石垠上，排着一桶桶、一缸缸清清的井水，紛紛要鄭家軍收下。

眼見父老鄉親如此擁戴鄭家軍，鄭成功既感到盛情難卻，又頓覺心情沉重——單靠那口小小的石井，無法解決軍民飲水難題。鄭成功獨自漫步海灘，苦苦地思索着。當他走到岸邊相思樹下時，忽然發現有成群的螞蟥在爬行。鄭成功喜上眉梢，趕快解下束腰玉帶，把螞蟥圍了起來，立刻召甘輝提督帶一隊兵士前來，他胸有成竹地說：「從本藩玉帶所環之沙地挖下，必有清泉水。」果然，掘開沙地，不及五尺，一股清涼的泉水從土層裏冒了出來。於是，將士們驚訝而又欣喜：這莫非國姓爺是東海神鯨轉世的，束腰玉帶是天上神仙的寶貝。鄭成功聽後淡然一笑：「螞蟥爬行豐富，只有淡水淡地方能發現，若是鹹水鹹地，螞蟥則難以生存。並非本藩玉帶有什麼神力能迫使龍王獻出淡水，實為沙地之下有淡水源頭，一經打開即噴湧而出。」自從在海邊沙地上開鑿出這口井後，鄭成功覺得故鄉不乏淡水源泉，便發動鄭家軍兵士，在故鄉各處尋源打井。數日之內，接連挖出幾十口水井，眾鄉民得到啟發，也紛紛仿效，從而解決了飲水、灌溉的難題。後來，人們就把鄭成功指導開挖的那口井，稱為「玉帶環沙國姓井」。

「國姓井」的傳說，以鄭成功在家鄉訓練士兵準備東征的歷史事實為背景，附會在舊時沿海人民生活中最常見、最不可或缺的水井上，構成了一則表現人民擁戴鄭成功和鄭成功愛護老百姓的動人故事。一口口十分平常的水井，因與鄭成功的事跡聯繫起來，就顯得不平常了。那天，離開「國姓井」前，我特意俯下身子，透過小葉榕的縫隙，但見清涼的井水，平靜如鏡，悄無聲息。觸景生思，懷想無限。「飲用國姓水，不胖也要美」的民謠，和着當年鄭家軍士兵打水時的歡聲笑語，由遠而近，若隱若現，在耳邊響起……

豆瓣閒話

◆青絲

為仁之富

友人最近被一件事困擾：她前些天下班，停車在路邊與人通電話，有人敲她的車窗，是一個挑着竹籠的農村男子，聲稱錢被偷了，疫情期間到處要通行碼，去報警求助，門都進不去，想回家又沒錢買票坐車。她把身上的幾十塊錢都給了那個男子。雖然她無法辨別對方的話語真偽，但她有一個最質樸的念頭，如果是真的，就不能讓一個人在異鄉失助。

過後她跟同事和朋友說起這件事，卻被嘲笑為「濫好人」，與其送幾十塊錢給騙子，還不如買些零食來請眾人吃，大家還念及你的好處……受到打擊的她，被卡在了道德理想與現實之間，不明白以後如果再遇到類似的事情，還要不要行善？《孟子》說：「為仁不富。」如果自己真是濫發慈悲之心，不僅容易被騙破財，難以富有，還會淪為他人的笑柄。

我看了她的困惑，雖然不清楚她遇到的是不是騙子，但知道問題出在哪裏。很多人的困擾，不是來自經歷的事情本身，而是想得太多，或太過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。我跟她說了一件自己親歷的事情：20年前，我們一幫朋友聚會，門口有兩個外地婦女怯生生地表示，已經兩天沒吃飯了，想討碗飯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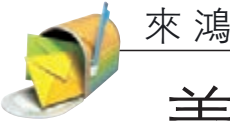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有些不知所措，這年頭，不討錢，只討飯吃的人已經很少見了。朋友的母親盛了兩碗飯，又從每盤菜各夾了一些菜，堆得滿滿的，拿了兩張凳子，讓她們

坐着吃。問她們為何落到如此境地？兩人說是來此地尋親不遇，盤纏用完了，在外面張望了許久，看到屋裏有老人，才壯着膽子來討口飯吃。

這套說詞，我們聽了有似曾相識之感。朋友的母親卻用一種無庸置辯的口吻，讓我們每人拿出10元錢，湊了一百多元錢給兩人作為回家的車資。老人的做法令我們很疑惑。等到兩人走後，有人說，她們可能是懂得怎樣賺取同情心的高明騙子，網絡上有名言：給要錢的一點飯，給要飯的一點錢。與許她就是這樣的心理高手。

老人平靜地說，即使她們真是騙子，你們也不過是每人損失了10塊錢，但如果確實是遇到困難的人，就能用最小的代價幫她們一把，不能因為有人用這種手法騙錢，就從此放棄了幫助他人的意願。

事隔多年以後，我才發覺這一堂人生課受益匪淺。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家西蒙布萊克伯恩在著作《做個好人》裏問，怎樣的人生才有意義？答案是因人而異——只要是以自己期望的形式，把社會行為與目的建立起一種合乎邏輯的聯繫，就是有意義的。行善是滿足個人內心的道德責任自覺意識，成就更好的自己，每一次善舉，不管結果如何，都是對自己心靈的一次照亮。而且，那些畢生致力於善行義舉並能從中獲取樂趣的人，我相信內心也一定富有四海，遠遠超出物質橫暴的快樂。



來鴻

◆張曉傑

善良是最好的家風

父母都是忠厚老實的人，善良於他們是做人的根本。他們用一言一行為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，讓善良的家風在我這裏得到傳承。

小時候，家裏生活拮据，主食多是高粱和玉米麵。但每逢年節和爺爺奶奶生日，母親都會想方設法給他們準備禮物。

有一年中秋，母親手裏實在沒錢了，於是領着我，去山裏創了一天的藥材，帶到街上賣了錢，給爺爺買了一瓶酒，給奶奶買了兩斤月餅。

如今爺爺已經到了耄耋之年，和叔叔嬌嬌同住，父母總會抽空去看看爺爺，陪他坐一會兒，聊聊天。每逢年節或爺爺生日，母親總早早叮囑我們，要給爺爺準備禮物。

父親懂一些建築知識，會看圖紙和做預算，瓦工手藝也非常好。從我有記憶開始，誰家修房建屋，都會找父親去參謀一下。從房子的位置和戶型的設計，到用多少料，應該怎麼建，父親永遠衝在前面，盡心盡力去幫忙。父親從沒考慮過請一天假扣多少工資這種事情，他甚至覺得，能為鄉親們做點兒什麼，是件特別值得驕傲的事。

誰家有個紅白喜事，母親都主動去幫忙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有一年臘月，鄰居二娘家娶媳婦，因為媳婦娘家是外地的，來了好幾十人送親。她家只有三間房，還騰出了一間來做新房，沒有辦法招待這麼多人。母親不忍看着二娘着急，就把這些人請到了我家，把為過年準備的蘋果、桔子、花生和瓜子拿出來招待他們。還囑咐我看好爐子，把屋裏弄得暖和點兒。



浮城誌

◆徐望凱

《詩經》中的勞動之美

千百年來，古代文學典籍中流傳着許多關於勞動的詩篇，在字裏行間讚揚了勞動之美、勞動之樂。詩歌與勞動本就關係密切，而《詩經》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裏面的很多歌謠都記錄和描寫了先民的勞動生活。又是一年勞動節，讓我們從《詩經》出發，品讀千年風韻，體味先民的勞動風采。

《詩經》裏的歌謠總是在質樸的文字中展露着生活的情趣。如《采芣》是一首明快而優美的勞動之歌，講述了女子採集車前子這件事。「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擷之……」全詩只用「採、有、擷、捋、結、瀝」六個字，便把田家女子三五成群，在朗朗晴空之下、錦繡平原之上勞動的熱鬧景象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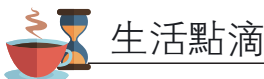
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。」《詩經》中不乏收穫的景致。《良耜》就是秋收後周王祭祀土神和穀神的樂歌。「畇畇良耜，俶載南畝」，農人將鋒利的犁頭插入土，在向陽的大地上開始耕田。他們用茶蓼作為肥料，所以莊稼長勢喜人。時光不負有心人，到了豐收的季節，可聞「獲之捋捋，稊之稊稊」，可見「以開百室，

百室盈止」，割禾的「唧唧」聲在田野四起，糧食豐盈，家家戶戶的儲糧倉裏裝得滿滿當當。

古老先民在勞動中，經常會通過做夢、祭祀等民俗信仰來表達對美好生活的追求。牧歌《無羊》的最後一小節，記錄了牧人做夢的故事。「牧人乃夢，眾維魚矣，旌維旗矣」，牧人夢見蝗蟲變成魚，龜蛇變成鷹隼旗。占夢先生說前者預兆豐年有餘，後者預兆丁興旺。這既給勞動戴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，也暗示了勞動孕育生命，是生命延續的永恒主題。

除了謳歌勞動外，《詩經》裏也對那些損害勞動的行為進行了批判。比如《伐檀》一詩就譏諷了不勞而獲。詩中的老爺公子，他們雖然「不稼不穡」，卻有稅收，有穀吃，糧倉也充盈；他們即便「不狩不獵」，院子裏也掛滿了豬羶、野獸和鴛鴦。這是因為他們剝削着下層勞動者，受農民供養，所以自己能夠「不素餐兮」，白白吃閒飯。

可以看出，《詩經》的產生既受勞動影響，也從藝術層面反映着勞動生活。勞動，不僅是維繫生活的必要手段，也是人們嚮往美好未來、開創生命奇跡的途徑。



生活點滴

◆羅大佐

大山深處的中學校（上）

兩年前的一天，在醫生詩人周光光的診所，一位中年人招呼了我，看着面容有點熟悉，卻一時又想不起是哪位故人。當他報出姓名，問我還想得起來嗎？我不由得有些驚喜，連說：「怎麼想不起喃，怎麼想不起喃，我們還是老同學呢。」

生活中的有些「老」，是讓人眷戀的，如老朋友、老戰友、老同學、老同事、老哥們，乃至於老首長、老部下等等，這些「老」們一旦相逢，心情都會溢出幾分激動。而我和這位中年人，就是41年前的老同學，他叫張紅兵。

1981年的春天，我到聯合公社中學校82級1班插班讀書。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我，沒有插隊當過知青，但插班讀書，也算帶上一個時代的小小特色了。聯合鄉於我是外鄉。1979年7月我從共同小學校畢業後，是考上了本鄉重點中學——紅星公社中學校的，但第二學期還沒讀完，因為受到校園霸凌，我不顧父母和老師的勸阻，自動輟學了。13歲的孩子沒讀書，回到生產隊又能做些什麼呢？3個月後我萌生了讀書願望，班主任老師雖然同意我繼續上學，但學校負責人的答覆是：「學校不是茶館、酒店，想來就來想走就走。」偏偏那時我的讀書慾望強烈起來。為了讀書，13歲的少年產生了到外鄉中學校插班的念頭。去二姐出嫁的村莊撿牛糞時，我慕名結交了一位家庭條件很好，和老師關係不錯，年紀和我差不多的朋友，那位朋友叫邵太金，在他的幫助下，我去插了班。不巧的是，我在紅星公社中學校讀的是82級，已經輟學半年多的我，到聯合中學選得讀這個年級，因為離開朋友邵太金這個班，他也沒法幫我。

再次進校園，父母是反對的。就在我輟學的大半年時間裏，土地責任制落實到戶了，大哥也和我分了家，每學期8元錢的學費也不是個小數目。可我偏偏固執地要去念書，為了讀書，我對父親以死相逼。記得去報名的那天清晨，母親在土灶前燒鍋做飯。看到我往外面走，母親對我說，你聽我說喃，去讀什麼書啊，土地下戶了，家也分了，把莊稼種好，再過兩年，也就會有人給你介紹姑娘了呢。我一邊聽

着母親的唠叨，一邊慢騰騰地往外面走着。那時候真害怕母親追出來將我拽回去，但母親到底是沒有追出門來。

父母沒有給我一分錢的學費，這和當初考上紅星公社中學校，父親賣了皮鞋給我交學費形成鮮明的對比。朋友邵太金從他的壓歲錢中借了一元錢給我去預交，班主任老師也同意以後慢慢交。雖然是在外鄉讀書，畢竟脫離了校園霸凌，心情還算可以。但那次插班是跳躍式的，初中2冊沒有讀完，3冊沒有讀過，直接去插班讀4冊，數學成績一塌糊塗，偏偏班主任老師又是教數學的，報名時聽說我成績不錯，但一次數學測試下來，好感度就幾乎沒剩多少了。好在我的語文成績和政治成績還算中等偏上，學習綜合成績也就不至於糟糕透頂。

家鄉雅稚，聯合鄉是一個山區鄉，山勢險峻，山道彎彎，林木遮天，坡陡路難。聯合公社中學校在一個密林深處的半山坡上，學校周圍有一片斑竹林，竹林裏常有鳥兒鳴叫。學校大門外是石板鋪的階梯路，大門內有一個天井，簷柱敦實，雕龍畫樑，房屋古舊，門窗繡花。據說是當年地主老財的房子，土改被充公後，先是作鄉公所，後給了學校。天井兩邊的屋子作為外地教師的寢室和吃飯的地方，天井正中是一個禮堂，作為學校開會學習的地方。穿過天井爬上坡去，半山坡上有兩排房子，每排房子有兩間教室，教室外面有一塊草坪，供學生玩耍，教室西面有一個由冬水田填充起來的籃球場，是進行體育活動的地方。教室不算破舊，但配備了桌椅板凳。

學校裏有五六位教師，將近300名學生。教師只有兩名是本地人，其餘都是外鄉調來的。校長戴着一副眼鏡，文質彬彬的，給人很儒雅的感覺。教師們多才多藝，敬業愛崗，對待學生和和氣氣。學校的學生來自於山區，衣着樸實，言語簡單，學習認真。同學之間交流不多，男女同學不會交流。雖然同學之間也會打打鬧鬧，但打架鬥毆的事情很少發生。學生們早上拎着書包從家裏帶着一盅米飯去，中午在學校食堂的大鍋裏蒸熟吃後，伏在課

桌上睡一會兒午覺，下午上完課放學後，各自回家。

比起到紅星公社中學校讀書來，我每天要多走幾公里山路。天沒亮就起床，吃了早飯走到朋友邵太金家，約起他一起上學。邵太金的父母、姐姐和哥哥都對我熱情。記得有一次，去上學的路上，天忽然下起大雨來，全身都被淋濕了。到了邵太金家，他的母親拿出他的衣服要我換了，我見天氣晴了，不換，老人家誠懇地說：「這是太金的舊衣服，你穿回去嘛，不用還了的。」雖然年少不懂事的我最終還是沒有換下濕衣服，但老人家的那份真情，令人感動。冬日照時間短，有時剛剛放學天就黑了，就在邵太金家吃飯住宿，第二天再去上學。

在聯合中學82級1班讀書時，還有兩個同班同學給我印象很深。一個是張紅兵，因為他送了一本課外書籍給我。張紅兵那時候在班上是很讓人注意的。高高的個兒，白皙的皮膚，乾淨的衣服，一雙眼睛總是充滿着友善的目光，屁股後面經常有一兩個小跟班。據說張紅兵的父親在縣電力公司上班，家裏境況比一般人好得多。

我和張紅兵的交往始於一本課外書籍。那個時候吃飯都成問題，學費還要賒賬，家裏哪還有錢給我買課外書籍呢？偏偏我又特別喜歡讀課外書，不管什麼書，到手即讀。有一天我發現張紅兵的書包裹有一本藍色花邊的《修辭知識》，放學的路上試探着問他借來閱讀，他爽快地答應了我。喜歡作文的我覺得這本書對我寫好作文用處很大，又小心翼翼地問他可不可以送給我，不料他仍然答應下來，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歡喜。這本書我保存了41年，現在還放在我的書櫃裏。雖然書邊已經磨損不少，但內容完好無缺。翻開書來，書裏勾勾畫畫，還有不少文字批註，足見少年時我對這本書的喜愛。自然，這本書也記載了我和張紅兵的少年友情。張紅兵初中畢業後，去河北張家口當了幾年兵，退伍回來恰巧遇洪雅縣電力公司招工，通過招考，進入電站工作。張紅兵的妻子在砂石場上班，家裏育有一兒一女，女兒已當母親，開着一家超市，兒子剛剛大學畢業，有着溫馨的家庭和圓滿的人生。（未完待續）

